

湖南3+5城際鐵路料年內動工

【本報訊】日前，湖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，專題研究長株潭城市群「兩型社會」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。據悉，「3+5」城市群城際軌道項目目前已進入預可研論證階段。根據最新規劃，長株潭、長益常兩條線路將先行啓動，力爭年內動工。另外，規劃將長沙-益陽-常德線路納入近期建設目標，線路從長沙火車站北端引出，向北沿京廣鐵路至撈刀河站，然後向西沿石長鐵路通往益陽、常德。

對此，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在會上強調，要全力以赴加快「兩型社會」建設，加快長株潭試驗區建設，加快「3+5」城市群建設，湖南要在中部率先崛起，為全國發展作貢獻。

7條線路串起城市群

據悉，在「3+5」城市群城際軌道預可研規劃中，城際鐵路有7條線路、線網規劃1200公里。根據初步規劃，「3+5」城際軌道項目涵蓋了此前規劃的「人」字長株潭城際軌道核心線。涉及8市25個縣（區），預計靜態投資總額約1500億元，項目運作原則為省統籌、市為主、市場化。

具體建設時間安排為：2020年前建成「一豎」、「兩橫」和長瀏支線。2030年建成「半圓」310公里和其他175公里支線。屆時公共交通目標為長株潭核心區通勤時間在30分鐘以內，長株潭至「3+5」其他中心城市60分鐘，其他次中心城市之間90分鐘以內。

另據了解，正在興建中的芙蓉大道（長潭段）、紅易大道，預計在今年12月中下旬完工，將構建起長株潭城際道路主軸。



巧手剪出《開國大典》

【本報訊】偉人領袖、群衆隊伍、大紅的燈籠、寬闊的天安門廣場，60年前開國大典宏偉壯闊的場面再現眼前……近日，長沙芙蓉區德政園社區的涂世訓老人完成了巨幅剪紙作品《開國大典》的創作。

傳神的人物，壯觀的場面，長110厘米、寬77厘米的巨幅剪紙作品《開國大典》，栩栩如生地再現了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」這劃時代的一刻。在老人精細的刀工下，《開國大典》裡歡欣鼓舞的氣氛感染每一個欣賞作品的人。

今年72歲的涂世訓選擇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創作兩幅大型剪紙作品：《開國大典》和《中華崛起》。

「由於作品要刻畫很多偉人形象，用剪紙來表達難度挺大。」

老人說，這幅作品是根據油畫家董希希的油畫《開國大典》臨摹創作的，由於偉人領導一定要剪得像，每個人物都是先畫出來再剪，這樣一幅精美的剪紙作品耗費了涂老60多個日夜夜，手掌心那麼大的一個場面就要花一兩天時間。

長沙早稻單產量創紀錄

【本報訊】日前，由「雜交水稻之父」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前往長沙縣開慧鄉楓林村雜交早稻實驗田，現場測收實驗田裡豐收在望的雜交早稻。經過初步測產，楓林村2000畝超級雜交稻示範基地最高畝產為759公斤，平均畝產600公斤，創下雜交早稻單產新紀錄。

據介紹，長沙縣楓林村2000畝雜交早稻實驗田採用良種、良法、良田配套方法提高產量，實行機械化直播，肥料一次性

深施在土壤中，不會浪費。袁隆平院士看到這一派豐收景象，十分滿意。他說，過去搞科技攻關，小面積畝產500公斤就不了起，現在是大面積畝產600公斤。根據國務院有關規劃，到2020年中國將新增500億公斤糧食生產能力，其中，湖南省承擔的任務是增產30億公斤糧食生產能力。袁隆平院士昨日興奮地表示，有了這個技術，湖南完全有把握提前完成增產30億公斤的任務。

新園地

責任編輯：李森

動漫與古典樂

賴建群

入生命的裝置被設計成鍵盤狀，發動時即響起《命運交響曲》；漫畫《迷幻少女》描繪的奇幻精神世界，正是由達士的《幻想交響曲》中那略顯作過修改的文字、圖畫和音符都只是表達的媒介。如何運用、有沒有內容，要視乎作品的用心和修養，不宜為他們亂扣帽子。

剛剛讀了一本新書，名為《手塚治虫古典音樂館》。該書除了輯錄這位漫畫家撰寫的古典音樂文章外，更將他為數不少的漫畫書中出現過的古典名家和樂曲一一記錄，圖文並茂，由手塚治虫的舊下屬小林準治註解分析。手塚治虫是位醫學博士、是日本人眼中的漫畫之神，更是位不折不扣的古典樂迷，自幼學習彈琴，涉獵的古典唱片之廣令人驚訝。有這個背景，難怪手塚的動漫中經常美樂飄飄，當年為小飛俠阿童木注入生命的動漫中也充滿了飄揚的樂思！

樂在其中

楊彭年製的曼生壺

閒性閒情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書展過後，很快又到動漫節。不少人仍覺得卡通和漫畫難登大雅之堂，是次等娛樂。作為一名漫畫迷，我總覺得文字、圖畫和音符都只是表達的媒介。如何運用、有沒有內容，要視乎作品的用心和修養，不宜為他們亂扣帽子。

剛剛讀了一本新書，名為《手塚治虫古典音樂館》。該書除了輯錄這位漫畫家撰寫的古典音樂文章外，更將他為數不少的漫畫書中出現過的古典名家和樂曲一一記錄，圖文並茂，由手塚治虫的舊下屬小林準治註解分析。手塚治虫是位醫學博士、是日本人眼中的漫畫之神，更是位不折不扣的古典樂迷，自幼學習彈琴，涉獵的古典唱片之廣令人驚訝。有這個背景，難怪手塚的動漫中經常美樂飄飄，當年為小飛俠阿童木注入生命的動漫中也充滿了飄揚的樂思！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巴洛克建築

陳天權

書展過後，很快又到動漫節。不少人仍覺得卡通和漫畫難登大雅之堂，是次等娛樂。作為一名漫畫迷，我總覺得文字、圖畫和音符都只是表達的媒介。如何運用、有沒有內容，要視乎作品的用心和修養，不宜為他們亂扣帽子。

剛剛讀了一本新書，名為《手塚治虫古典音樂館》。該書除了輯錄這位漫畫家撰寫的古典音樂文章外，更將他為數不少的漫畫書中出現過的古典名家和樂曲一一記錄，圖文並茂，由手塚治虫的舊下屬小林準治註解分析。手塚治虫是位醫學博士、是日本人眼中的漫畫之神，更是位不折不扣的古典樂迷，自幼學習彈琴，涉獵的古典唱片之廣令人驚訝。有這個背景，難怪手塚的動漫中經常美樂飄飄，當年為小飛俠阿童木注入生命的動漫中也充滿了飄揚的樂思！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

樂在其中

書小印或印陽文篆書「彭年」者真品。

稍熟悉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紫砂器製作發展史的朋友們，皆清楚陳曼生（卒於一八二二年）與楊彭年之間的關係。其實陳曼生並非捏製及燒造紫砂茶壺和其他紫砂器的工藝師，他只是個喜愛篆刻與書畫的縣宰兼文士，欲振興紫砂陶業，故銳意設計新壺式（如十八壺式），而把當時在瓷器上題字的時尚擴展至紫砂壺，在其上鐫刻詩文（題字多刻在平滑簡單的壺身或壺肩），結果大受歡迎，蔚為時尚。

陳曼生把設計的壺式圖樣，交由當時製壺卓負盛名的楊彭年與邵二泉捏製燒造，故真品工藝精妙絕倫。壺上的題詩刻字，則由陳曼生用竹刀刻上（如附圖紫砂小扁壺就是楊彭年製壺，陳曼生刻字）。另有些刻銘壺乃由朱石梅協製，他們可說把紫砂壺「文化化」。



李英豪